

内閣文庫
元九
七
一
九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92
冊數	10 (1)
図號	29, 180



歷代史論一編卷之三

唐高祖論

婁東張溥著

淺草文庫

高祖興師太原六年而海內畢服有一非太宗
 力乎豈惟太宗力苟聽高祖其事必敗霍邑之
 戰下令旋師元吉喪地議棄河東使非太宗一
 奮老生金剛之徒已組唐公而肉食之矣李靖
 有經營天下之才幾以私怨殺之李密矜大失
 勢不能參養其志復輕信焉遂開桃林之叛用

人若此何繆戾也。劉文靜、盛彥師，唐之功臣也。無大罪而賜之死，封德彝、宇文士及、人臣不忠之首也。暱其私而寵以高官，跡其所為皆不足以得天下。得天下者，繇太宗也。天下之事，惟太宗為之高祖，豈遂一無所事乎？善建，令子以定萬世之業，是則高祖之事而已矣。臨湖之變，又何居焉？論者曰：教子義方，弗納於邪，高祖有數失焉。元吉、田酒殺人，留之并州，是稔惡也。賜鑄錢三鑪，是黷貨也。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

行，是破法也。聽建成出擊劉黑闥，是導爭也。楊文幹之謀，不問東宮，是養逆也。此雖歷窮其啟亂之端，抑未明其本也。大亂之本在於武德初年之遽立世子，而儒者不及察也。楊廣方斃，長安未寧，是時帝號非所急也。况儲位乎？帝能明詔海內，謂戡難之世，主器以賢元良，未建諸子，能平禍亂，有功德者立焉，事久而論定，秦王功高，推以嗣服，高祖既正大君之命，而建成亦不敢生心於立長之說，齊王雖暴，可以義靜也。辨

史論一編 卷三
之不。早。而。復。咎。開。府。置。屬。禍。猶。博。望。夫。四。海。之。大。誰。非。王。有。太。宗。卽。無。天。策。文。學。諸。臣。生。民。繫。心。久。矣。肯。聽。建。成。爲。元。子。終。代。有。天。下。乎。是。故。伏。甲。玄。武。呪。乳。號。慟。太。宗。忍。於。兄。弟。君。子。直。以。爲。高。祖。自。忍。其。子。也。然。史。稱。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基。自。高。祖。者。何。曰。以。其。寬。也。夫。惟。寬。能。得。百。姓。亦。惟。寬。不。能。斷。家。庭。創。業。之。難。也。寬。亦。固。有。失。哉。大。易。言。家。人。尚。已。

唐太宗論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言信然。而最大者。尤在用人納諫。改過不吝。當日房杜以下諸臣。皆能引繩論諫。而盡言不諱。魏徵尤著。抑當此非難也。危言於大業之際。正人必誅。容默於貞觀之朝。佞人必黜。間觀太宗言論。仁義道德之指。憂勤深遠之慮。多自上開端。而群臣宣盡。人君誠好直。下寧有隱哉。然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政治鮮失。獨內則巢

史記一編 卷三
刺王妃之有寵。太子承乾之被誅。外則夷狄之
結昏。東征之不巳。累德非淺。群臣默不一言。或
言而不盡。何與。說者曰。建成元吉之事。帝所諱
也。楊妃有寵。事在宮闈。非人臣所敢言也。然廬
江王姬侍側。王珪陳齊桓郭公之言。帝立出之。
鄭仁基女許嫁士人。聘爲充華。魏徵表諫。帝驚
自責。命停册。使仁君衽席之防。未嘗不慎。而獨
不正楊妃之失。是群臣負太宗也。文德后崩。帝
欲立巢刺王妃。徵引辰羸爲戒。惕然而止。然不

爭之入宮之時。而爭之立后之日。稔過二十年。
始一匡論。猶之諫。遂事咎既往矣。且楊妃雖不
得爲后。子明則繼元吉。賣人倫而亂本支。唐室
之大恥也。而下不與爭。是退中國而夷禮也。帝
卽位時。承乾方八歲。賢否未辨也。而遽立爲太
子。教誨無素。遂至於叛。嗚呼。武宗宣宗之失。在
不早立太子。高祖太宗之失。又在早立太子。豈
非天哉。抑其時君臣所以計之者。未審也。太子
暗劣無道。過失屢見。帝能以義斷情。可教則教。

史記一編 卷三 四
之不可教則廢之其誰敢貳乃刺客謀殺于志
寧。戶奴陰擊張玄素。一無所問。反詔取庫物。有
司勿爲限制。是明縱之也。既縱之而又寵魏王
泰以形之使折節者萌奪嫡之志。無將者決不
逞之謀。帝實導亂非止亂也。逮太子廢。魏王貶
而晉王始立。顧其時但有擁立晉王者而無先
事以銷太子魏王之禍。余是以悲唐朝之無人
也。高麗之征。啟於陳大德。李靖宿將。累師無功。
帝敗於遼東。始祀魏徵。祭戰亡。悔心已甚。然當

親征時不復聞有褚遂良讜言也。房玄齡疾篤。
謂諸子曰。天下無事。唯憂東征。我知而不言。死
有餘責。玄齡尚不敢言。況他人乎。貞觀之際。四
夷君長。爭入獻見。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中國
以來未有也。獨文成之嫁吐蕃。新興之嫁薛延
陀。累書史冊。余竊羞焉。漢高祖解白登之圍。而
遣劉敬文帝從老上之請。而使中行說。勢非得
已也。而和親之約。貽辱千古。帝威振絕國。甘蒙
此羞。所謂除凶雪耻。又安在哉。廷臣旣不言。而

史記一編 卷三
玄齡反贊決其議是舉朝皆以爲公主可以錫
賚遠人而不問也嗚呼楊妃之寵夫婦之大綱
也太子之變社稷之大計也東征生民之大命
也和親中國夷狄之大辨也四者皆不言天下
事誰當言者哉宜乎盧祖尚張蘊古劉洎李君
羨咸以無罪誅而羣臣不一爭也彼以人之死
爲猶小也

唐高宗武后論

高宗本太宗第九子次不當立太子廢魏王貶
長孫無忌褚遂良擁立之維太宗亦曰晉王立
承乾與泰俱無恙也太宗未崩承乾先亡高宗
卽位遇泰最厚生爲開府置僚屬沒則元旦爲
臨軒不受朝可稱不忘父言矣然武氏一人王
后卽廢無忌遂良同賜貶死豈帝竟忘翼戴之
功忍於戕賊乎曰此非帝意武氏爲之也武氏
初入宮屈體事后而他日卽殺后始以順帝意

史記一編 卷三
得立爲后。而他日卽制帝無動。欲帝速死。其狙詐之術一也。王后忌蕭淑妃之寵。因勸帝召武氏於寺中。未幾卽遭斷體之禍。人皆謂王后一念嫉妬。自遺伊感。然當兒女子爭寵之日。所見不出帷牆。亦不意喪身殄國。殺唐子孫。害遂至此也。麟德元年。帝憤見制于內。召上官儀議廢之。已命草詔。武氏遽走訴。帝委罪於儀。同太子忠死。是時帝身不能自主。何有於其臣與其子乎。論者謂武氏旣爲后。其罪可得正誅者。凡四

王后蕭淑妃。囚於別院。帝間行至其所呼之。武氏卽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一罪也。太子忠無故而廢。二罪也。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三罪也。使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四罪也。四罪皆在麟德以前。帝心苟悟。正名其罪。以告中外。或死或廢。一詔書力耳。然庸下如帝。必不能也。庸人之溺女子也。始則愛之。繼則畏之。愛則以妻妾爲性命。畏則委性命於妻妾。麟德以前。天下則帝與武氏所共也。麟德以後。帝之生死。武氏操

史記一編 卷三
之何能爲乎。然高宗未崩，武氏一天子也。必中宗立而大亂作，何也？高宗未崩，武氏則高宗之妻也。以妻制夫，有其實而不能有其名。高宗既崩，武氏則中宗之母也。以母臨子，有其實有其名。而又有其時有其勢，繇是放恣刑戮，無不自爲政矣。徐敬業舉兵而告密法行，越王貞等敗死，而宗室斬盡，義師再出不足奪淫人之魄，而反速四海之禍。世謂武氏無忌憚已極，要亦勢所必至也。身不正者必懼人，圖已懼人圖已者。

吳蜀通好

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郊陸渾諸豪傑遙受印號爲聲援，威震華夏。漢業將成，呂蒙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而用兵，秭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絕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鱣，示人以弱，乘敵之驕，一鼓戰克。于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也。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

身言一糸
難分荆州以資先王。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于漢。今連蜀拒操。合師剪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離間。蒙佐以詐。譎雖克。荆州反成。魏篡若以春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王恥羽敗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子丕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

唐中宗論

古來無道之君。未有下流若唐廬陵王。宋康王者也。廬陵王久貶房州。賴五王之力。反周爲唐。復位以後。卽縱韋后與武三思等淫亂。五王誅死。其穢賤固不足道。所深痛者。五王討亂。反正。止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正名武氏爲賊。漢呂后少從高帝起側微。攻苦食淡。未若武氏先侍太宗。繼爲比丘尼。長髮入宮也。雖斷戚夫人爲人。穢無人道。未若武氏以妾殺嫡也。雖殺三趙王。

史記一編 卷三
未若武氏自殺已子盡誅李氏宗室也。雖王諸呂未若武氏竟稱皇帝立武七廟易唐社稷也。然朱虛一呼呂氏無少長皆死迎立文帝漢乃大定武嬰罪惡貫達天地以義斷之實唐賊也。先儒謂五王既奉太子卽位卽當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誠篤論也。張柬之等既不能討治及武三思爲司空始撫牀歎憤彈指出血嗚呼晚矣。或曰薛季昶慮產祿劉幽求請早圖三思之禍當日有心

者所共憂也。不知討賊之義一在正名一在乘時。武后爲唐禍烈矣。正其名則天下之賊也不正其名則中宗之母也。正之則若何其先在神龍元年之正月其時易之昌宗既斬廡下卽出太后於長生殿聲其罪誅之。諸武咸戮無赦。上也不。否則在是年之十一月太后上賓宜探禍本猶之呂后既崩平勃始誅諸呂次也。五王既失其時而在上者復童昏不覺自中宗稱太后曰母也。自韋后則曰姑也。三思以母氏之懿親託

婚○姻○於○愛○女○上○官○媿○好○崔○湜○鄭○愔○復○為○左○右○其
 間○韋○后○既○不○惜○其○身○以○委○仇○讎○而○帝○亦○甘○心○庸
 保○惟○三○思○所○使○蓋○末○流○不○肖○之○主○宗○廟○社○稷○本
 不○關○其○心○久○之○而○婦○言○是○聽○即○夙○昔○之○忿○亦○無
 所○動○其○中○縱○令○斯○時○有○忠○諫○之○臣○痛○哭○流○涕○歷
 陳○往○日○以○祈○覺○悟○二○三○小○人○必○將○巧○為○之○說○曰
 母○實○生○我○其○何○敢○怨○帝○與○后○方○德○之○不○暇○安○能
 復○念○患○難○哉○然○中○宗○一○身○女○禍○接○踵○言○乎○后○妃
 武○氏○為○其○母○韋○氏○為○其○妻○言○乎○公○主○安○樂○為○其

女○太○平○為○其○妹○豈○天○固○使○然○抑○人○事○所○召○乎○詩
 人○傷○褒○姒○滅○周○春○秋○惡○姜○氏○孫○於○齊○作○唐○史○者
 至○此○蓋○痛○不○勝○書○矣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竟為天子者。繇勢有順逆。舉義同而為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五王謀誅易之。昌宗徧擇心膂。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重俊所恃。惟

唐睿宗論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竟為天子者。繇勢有順逆。舉義同而為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五王謀誅易之。昌宗徧擇心膂。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重俊所恃。惟

多祚千里二人及羽林三百其能濟乎且三思
父子在外執而誅之猶易上官昭容安樂公主
在內執而誅之則難太子不先騰表中宗明告
以爲國討賊不驚至尊而輕戰於宮闕之間是
與君父鬪也蓋韋后行穢於南子而太子跡疑
於蒯瞶三思罪浮於江充而成王敗同於漢戾
惜哉所舉者義而行之非其時也若中宗旣弑
韋后臨朝舉國皆爲宗楚客葉靜能等所制晏
然無言此亦天地傾覆三辰失明之秋也臨淄

王唱義而前與衆共之何所不克史稱王旣定
畫或請白相王王不之許美其斷而能密愚以
爲卽白相王其事猶濟也相王雖仁其於君臣
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天子嘗餞餅之毒淫人
擅太后之號中宗喪不正終溫王立不正始相
王父子寄命亂朝不保朝夕今內外協謀萬騎
效死湯武應順其誰尼之咨命而行於誼尤正
何必不告於前而謝罪於後哉諸韋誅鋤譙王
謀亂重福溺死太平復梗雖相繼作難適爲真

史記一系 卷三
主先驅爾然有臨淄之功不可無宋王之讓有
宋王之善讓不可無睿宗之早禪至太極元年
八月彗星之變公主借以傾臨淄而睿宗即因
其言傳德避災授位太子公主與其黨固爭而
不聽相王仁矣而未始不智也

唐玄宗論

高宗廢王后立武氏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
諫爭皆死先儒譏諸臣不爭於長髮入宮之時
而爭於廢立之際甚昧大易之履霜堅冰也若
玄宗子壽王瑁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之
十二月竟以天寶四載八月納帝宮中十年子
婦一朝奪之此視衛宣公作臺河上其惡尤甚
當時無一諫者何也蓋自宋璟韓休張九齡既
薨周子諒以直言死舉朝皆李林甫也容容之

徒以言爲戒。欲如開元盛時。潘好禮之爭立武。惠妃其可得哉。貴妃一入。而楊國忠遂進。國忠既相。而安祿山速反。自當日之勢論之。令國忠不日夜求祿山反狀。未必卽反。祿山卽反。令聽哥舒翰言。堅守以待。諸道兵集。無速出戰。未必師敗靈寶。帝西幸蜀。然觀玄宗行事。召亂亟矣。安祿山一營州雜胡。敗軍當誅。無故而違九齡先見之言。眷眷不已。至賜王爵。兼三鎮。復召入禁中。母事貴妃。卽閭里販夫所不爲也。帝獨安。

之何心乎。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其爲禍之。不外夷狄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者也。夷狄在外者也。小人在內外之間者也。四者分皆足以爲亂。四者合亂不終朝矣。祿山胡人。而令爲貴妃兒。起第親仁坊。出入宮掖。不疑是女子與夷狄合也。楊國忠韋見素謀召祿山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帝將從之。復令中使輔瑒往察。變瑒琳受賂。保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是宦官與

夷狄合也。所不合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之賊也。祿山禍邊鎮二臣，禍生民天下。惡二臣甚於惡祿山。一日范陽師起，衆怒有歸國忠。尚在適爲亂者，口實然則小人與夷狄其跡雖分，而鸕獺先驅大勢，又未嘗不合也。至高仙芝得士心，可無遽斬。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固守潼關之謀，可急用。祿山尚徘徊潼關，京師左藏富可無卽棄而西。繇今追咎，皆帝失策。要之，旣用小人一誤，再誤倉皇所出其勢，必然然。庶人鳥獸行，汗宮室以經斷之，亦未有天子妻妾婦晏然南面者也。

唐肅宗論

肅宗之不先取范陽也。秦觀深傷之。以爲河北不歸朝廷。唐室方鎮之禍。皆始於此。信哉。斯言可謂知本矣。然愚未敢遽以此責肅宗也。論人之道。貴因人之高下。而責之。先爲之地。以歷窮其端。然後其心始服。是故君子於庸人之始事。每有恕辭焉。且無卽難之。而徐觀其後。將以冀其一寤也。至於覺寤不能。而爲惑彌大。則雖太息流涕。無所辭於彼昏矣。肅宗人主之中材也。

史記一編 卷三
當其甫至鳳翔。軍聲少振。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帝以晨昏之慕。爲辭。進師京都。雖云失計。然猶有說以寬之。或者父子天恩。帝念上皇誠不能朝夕乎。長安之民思主而怒寇。日望王師之至。欲急難焉。忍無先此乎。是故廣平子儀濟師。而兩京克復。事未見其大失也。獨捷書方聞。而泌歸衡山。子儀光弼累立大功。而使魚朝恩爲之節制。是則惑之甚者也。國家之待治於人主也。弱者可以漸強。貧者可

以漸富。獨用人一失。其勢不可以復移。李泌從帝靈武。謀議見信。帝欲相之。泌不肯就。而後卒受行軍長史之命。泌固非無意於天下也。建寧之死。泌始慮禍。決於去國。而帝卽聽之。非良娣輔國之言。有以深中於心乎。史思明以十三郡求降。不察其奸而納之。而又使烏承恩圖之。激之使叛。帝若悔過。急以軍事專屬郭李。責其成功。可以無患。無故而命朝恩爲觀軍容使。權加於諸帥。則何爲也。相州之役。當先斷思明之援。

史記一編 卷三十一
朝恩阻之。而九節度之師皆潰。邛山之役。當持重。安固以挫賊鋒。朝恩趣之。而河陽懷州皆陷。定罪明罰。固宜首誅。朝恩勸勵將士。而寵信日深。反以其言召還子儀。去二帥犄角之勢。而光弼亦不能因以成功。上元之初。制令子儀帥師取范陽。復以朝恩言罷其命。於是河北遂非唐有。竟如秦觀所言。不亦痛哉。夫李泌去位。而輔國益專。朝恩主兵。而將帥益貳。平盧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於外。上皇張后之弑。越王兖王之

死。亂於內。而唐尚存者。何也。則以安史之惡存之也。唐無可興之理。安史有不得不亡之勢。天之意。以爲與安史也。寧與唐。是故慶緒殺祿山。思明殺慶緒。朝義殺思明。天亟示唐。以可爲而唐不能乘。君子所以甚惡肅宗也。

唐代宗論

代宗在位十七年。政無可紀。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然以年次考之。上初立。殺李輔國。廣德二年。流程元振。大曆五年。縊魚朝恩。十二年。斬元載。十四年而帝崩。其距載死僅踰年耳。是帝之身與四大姦相終始也。古之治國者。賞一人而天下勸。謂可賞者無不進也。誅一人而天下懼。謂可誅者無不遠也。代宗旣殺輔國。復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旣流元振。復用朝恩。猶之

元振在也。寺人既去，載復橫恣。帝又以寵宦官者移而用之，以寵奸臣。然載之得寵，由結內侍董秀。則帝寵奸臣，猶之寵宦官也。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此非獨同功之人也。患難共之矣。及登大位，不聞以殊禮遇也。子儀久閒廢，吐蕃入寇，始召副雍王适、光弼擁兵徐州，愧恨而卒。懷恩方平河朔，駱奉仙聞之，父子俱反。泌出衡山，可望大用，又遣之江西，曰：元載不容，不敢留也。帝真

少恩哉！其以愚致亂，則可悲矣。或謂僕固之亂，帝深悔之，養其母，嫁其女，恤視最厚。子儀兩定大變，尊以尚父，世締婚姻。帝未嘗不念功臣也。抑思吐蕃入寇，元振壅蔽而不聞，僕固誘兵，朝恩劫遷而無忌，天下之亂，其誰爲之？難極計窮，始委之子儀，是所謂孤注也。孤注勝，則子儀生，不勝，則子儀死。子儀之生生於忠信，爲蠻夷所服，非事勢可以不死也。廣德之際，吐蕃畏子儀，不敢居長安而乘輿返。正承泰之際，回紇感子

儀○反○助○唐○破○吐○蕃○而○僕○固○道○死○子○儀○實○全○代○宗○
代○宗○安○能○全○子○儀○哉○懷○恩○再○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倉○卒○造○反○身○入○回○紇○子○瑒○為○焦○暉○白○玉○所○殺○
帝○不○忍○受○賀○慘○然○有○仁○人○之○心○然○姑○息○亂○臣○乃○
其○本○性○不○足○異○也○崔○旰○襲○殺○郭○英○又○栢○茂○林○楊○
子○琳○李○昌○巖○舉○義○請○討○反○遏○止○其○兵○寵○以○大○官○
賊○將○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褒○加○平○章○事○詔○
以○公○主○妻○其○子○華○他○若○李○懷○玉○遂○侯○希○逸○朱○希○
彩○殺○李○懷○僊○李○懷○瑗○殺○希○彩○紛○紛○亂○逆○不○聞○有○

功○唐○室○皆○聽○其○自○立○况○懷○恩○乎○且○元○振○未○至○江○
陵○朝○恩○已○總○禁○兵○懷○恩○方○歸○靈○州○而○京○師○即○設○
百○高○座○講○仁○王○經○甚○至○姦○人○妄○說○謂○安○史○子○禍○
懷○恩○病○死○二○虜○退○還○盡○出○報○應○不○繇○人○力○內○以○
消○人○主○英○雄○之○志○外○以○掩○元○臣○造○國○之○功○若○曰○
子○儀○固○無○能○為○不○必○進○任○軍○國○也○元○載○死○佛○法○
罷○帝○方○悔○悟○知○相○楊○綰○而○綰○即○病○卒○帝○亦○旋○崩○
盡○代○宗○之○生○年○徒○為○姦○人○所○蟠○固○臨○死○而○覺○又○
何○益○乎○然○四○姦○之○誅○運○繇○密○斷○惟○帝○久○習○兵○乃○

史記一編 卷三
能爲此不測若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狗者
幾希矣

唐德宗論

代宗當吐蕃入寇倉皇幸陝德宗當涇原兵亂
卽如奉天李懷光反卽走梁州父子皆輕棄社
稷不憚播遷由玄宗幸蜀爲之倡後世因而效
之也然廣德之初虜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
之地銳師抵便橋其鋒甚盛不得已而避之魯
昭之辱世猶有譏德宗建中時姚令言携兵五
千過京師以犒賜微薄擐甲噪呼是時天子坐
含元殿召大臣正言往論之斬中使二人以

殺衆怒亂可卽定而遽出苑北門竄身道路遂使都城無主亂賊橫行無計甚矣夫涇原之兵過京師繇救襄城也襄城之圍繇李希烈反也希烈之反繇朱滔田悅李納王武俊稱王抗命上令之討納希烈不爲朝廷用而反與納等通也納等之連叛繇王武俊有殺李維岳功朝廷吝恤節鉞削其二州分其糧馬使之生心而滔悅等得進三鎮連衡之策也令德宗痛念前咎奮謀新圖雖流離間關可弭後釁而爲失轉甚

亂何時已乎朱泚廢處京師心常怏怏姜公輔請召使從行上不聽而令言迎之入宮此一失也泚已爲亂兵所立羣臣慮其攻城勸修守備盧杞獨以百口保其不反而上信之此二失也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合兵入援渾瑊議令自乾陵北過分賊勢杞持不可遂遇賊殺傷此三失也泚圍奉天李懷光數千里赴難敗其兵於醴泉解圍走泚請見天子杞復尼之生其怨望此四失也李建徽楊惠元兵與懷光連

史記一編 卷三
營。陸贄請召屬李晟。其說不行。懷光遂併其衆。此五失也。大亂之後。當此五失。卽欲不奔梁州。其可得乎。幸天不絕唐。武俊悅納。上表謝罪。李晟馬燧。渾瑊。李抱真。奮志掃除。始鑿輿返正。長安復完。不然三鎮。崛強滔泚。合謀懷光。希烈橫兵。衝決。未有不身叢鋒鏑者也。然叛人方靖。猜忌日深。用張延賞。則疑李晟。用裴延齡。則貶陸贄。此兩人者。身歷百戰之中。謀議患難之際。上所與指天矢日。生死無二也。而猶不免疑貳。中

外之臣。又誰爲股肱心膂哉。白志貞召募禁兵。急難時無一禦賊者。其罪當死。而任以觀察。盧杞殺楊炎。陷顏真卿。稱朱泚忠貞。激懷光反叛。澧州之貶。未足盡辜。死而猶念其忠。清強介裴延齡。掎克狡險。欺罔上下。天下盡快其死。上獨悼惜。用其黨崔損爲相。德宗素不親近人。何獨於三者戀戀乎。夫猜主之性。畏勝已而悅不若。惡強直而樂順從。人有拂于已者。不曰此藥石也。而曰此輕我也。人有暱于已者。不曰此美疾

史記一編 卷三
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者疾之。則君子日疎。猜之。甚而流爲暴愛我者。私之。則小人日親。猜之。甚而流爲愚暴。則必亂。愚則必昏。是以昏亂之禍。常萃于猜主之一身。蕭復言宦官縱橫。責盧杞不正。上愕然不悅。謂其輕朕。與元時欲造塔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輔表諫。怒而罷之。謂其翹過求名。違其性也。陸贄入相。拒絕鞭靴。旬日棄筆。其遠嫌至矣。帝終不悅。而貶于忠州。非其性之所安也。夫惟人主之性疑。強諫爲慢。上而小

人。卽以緘嘿爲敬。君忌正言爲要名。而小人卽以逢迎爲歸美。是故盧杞關播。固寵於前。裴延齡。李齊運。李寔。韋執誼。韋渠牟之屬。信用於後。悅竇文場。霍仙鳴。而中人復熾。護韓全義。而敗將有功。帝方以爲聰明。英武。幾不世出。而奸邪與庸人。錯出其間。日用之以取富貴。快恩讐。而天下已大亂不止。悲哉。范祖禹論德宗三大弊。曰姑息藩鎮。委任宦人。聚斂貨財。又曰自古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

者。其言至矣。然李泌肅代功臣。晚相德宗。最見
信厚。郅國之幽。太子幾不免。泌爲涕泣開悟。及
罷位薦相。舉竇參董晉而不及之。儒者疑之。豈
贊事德宗周旋奉天久。無庸泌先容乎。抑帝非
能用贊者。泌已知之。而不言也。

唐順宗憲宗論

德宗在位日久。積亂日深。順宗立而一朝反之。
雖制出帷中。號令稱治。若貶李實。召陸贄。陽城。
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尤善政之大者。故論者
謂順宗八月之疾病。愈於德宗二十六年之強
固也。然德音方沛。帝已不起。賢主上賓。普天同
痛。而唐幸復治者。賴憲宗繼之也。德宗崩時。太
子瘖疾不能來。宦官欲乘倉卒。謀他屬。衛次公
正言始定。順宗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牛

昭容輩忌憲宗英睿。鄭綱書立嫡以長字呈上。乃得立。兩人決疑俄頃。其係國家治亂。豈淺鮮哉。憲宗圖治。長於任人。聽杜黃裳而討劉闢。聽武元衡而討李錡。聽裴度而討吳元濟。厥功偉矣。夫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憲宗既任圖治之人。即當去害治之人。而晚節不終。竟罹弒禍。其失在信宦官也。劉希光受孫壽錢二萬緡。立賜之死。楊朝汶暴患輦轂。蕭俛劾之。即誅。伊慎賂第五從直。怒貶其官。柳公綽杖殺神策

小將。帝以戒左右。是於內寺未嘗少徇。獨吐突承瓘。則曲護之。何謂也。承瓘欲討王承宗。李拭請委以禁兵。帝斥為姦臣。既喪師納賂。出為淮南監軍。李涉稱其有功。貶峽州司倉。承瓘之惡。帝所熟察也。而旋退旋進。晚寵彌固。繇是知帝於宦官親之者。性也。遠之者。名也。名之所在。則姑傲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口。性之所私。則久而不舍。其與之共社稷。議政事。繇是宦官益不可去矣。且宦官之惑人。主術有數端。庸主則導

之以聲色宴遊。劉克明於敬宗。田令孜於僖宗。是也。英主則導之以聚貨財。好異端。吐突承璀。梁守謙於憲宗。是也。導人主以貨財者曰不如。是則國不富。兵不强。而聚斂之臣進。皇甫鏞。程異。所以相也。導人主以異端者曰不如。是則神仙不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集於闕下。柳泌。所以刺史也。且鏞。異之相。繇承璀。泌之進。復繇鏞。小人相結。其途各出。而術則一致。要在借人主之執。亂天下。害君子而已。是故承璀入則罷。

李絳。李鄴。鏞。異。相則罷。裴度。崔群。佛骨至則貶。韓愈。柳泌。再用則貶。裴潾。君子。小人。勝負斷。如不可强也。及採藥無得。而燥渴疾生。中和殿之暴崩。陳弘志弑之也。而託言藥發。內外皆不敢問。然則方士金丹。帝既因以喪身。亂臣復假以逃罪。惜哉。功造吳蜀。威行兩河。而四體不保。墮壞昇平。至此極也。嗚呼。順憲皆唐令主。一則立。不成。君一則死。不正。終設順宗長世。其賢於憲乎。曰否。有王伾。王叔文在。未敢許也。善政之出。

史記一綱 卷三
暫則易為德。久則難為功。是又未可以永貞之。
八月。嘗元和之十五年也。

唐穆宗論

穆宗在位四年。史書所譏。惟華清之幸。驪山之
畋。為遊敖失度。其外不聞有大無道之舉也。即
位之初。楊虞卿趙知微諫。觀倡優。手搏而不之
罪。九月大宴。李珣鄭覃崔郾等力言其失。反慰
勞之。帝雖未能改過。與亂君之飾非拒諫者遠
矣。李直臣坐賄賂當死。左右為之請而不宥。牛
僧孺不納韓弘財貨。嘉其清而拔以為相。賞罰
之際。有權斷焉。然宦官無忌。河朔再失。唐之不

史記一編 卷三
可爲實於此始其罪在任庸相也。姦人禍有形。庸人禍無形。當穆宗任蕭俛段文昌時。兩河戰。爭略定。天下未嘗無事也。無故而起消兵之議。以自弛其備。崔植杜元穎王播繼之。怡堂猶昔也。未幾而盧龍成德瀛洲魏搏武寧相繼告亂。朝廷之上。徂常襲故。若不聞焉。張弘靖以驕貴見囚。田弘正田布以忠孝死難。事雖不侔其亂一也。今日赦朱克融。明日卽赦史憲誠。赦克融者。赦憲誠之漸也。今日赦史憲誠。明日卽赦王

庭湊。赦憲誠者。赦庭湊之漸也。二賊可赦。則天下無君臣矣。藩鎮之君臣亂于外。而欲朝廷之君臣治于內。不可得矣。元稹勸雪庭湊。非欲息兵。蓋阻裴度也。宰相當國家之變。不顧利害。而惟修私怨。則成者必敗。安者復危。安望綱紀復存乎。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人倫之絕。卽在其正位之日。其視庭湊殺弘正。憲誠殺田布。與弘志等耳。不足異也。魏博軍士喜于從亂。而畏于歸命。所謂尤而效之。其何誅焉。或曰。憲宗

史記一編 卷三
之崩當諱。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謹。非不孝也。嗚呼。君死于賊。而反以爲諱。恐父之讎。而徒以口體悅母。爲此說者。與于不忠不孝之甚者也。當日穆宗君臣。則安然行之矣。

唐敬宗論

穆宗長慶二年冬。以擊毬得疾。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景王湛始正位東宮。四年帝崩。太子卽位。年已十六矣。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若厚待裴韋。禮遇李絳。德裕尤用人。聽言之大者。是以入關十六子。附麗用事。而不害君子之進。清思殿之盜。方起卽滅。而鐘虡不驚。使永其年。而漸近正人。遠勿志。未始不可望治也。立甫二載。酒酣遇弒。余竊悲焉。論者曰。

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宦官之黠者也。蘇佐明
王嘉憲石崇寬閻惟直等。武人不可近同宮而
擊鞠。是君臣爲戲也。或者又曰擊毬。小過也。穆
宗之喪。甫及易月。而安爲之。則忘哀也。忘哀者
無親無親者。身廢漢龔遂所爲。昌邑痛哭也。敬
宗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弒端見
矣。豈侯逾年乎。二者責敬宗皆正。準之春秋之
義。則未盡也。弒逆之罪。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
昔者齊人弒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

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
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
之也。而儒者非之。謂爲此說者。助人臣之逆。非
定天下之亂也。吳子餘祭死於刺。而書閹弒。蔡
侯申死於公孫翩。而書盜殺。曰。閹曰盜賤之也。
從其赴告之辭。而著無君之痛。不聞釋臣而專
罪君也。宦官軍將閹盜之屬也。敬宗以天下君
而死於閹盜。舍克明等。其誰歸獄焉。然敬宗過
僅佚遊。而身蹈不測。賊臣弒之。直股掌間。蓋由

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宮廷篡逆。狎爲固然。敬宗之弑。天下萬世曰此弑天子也。其時克明等視之。猶執一孺子耳。穆宗不念厥考而嗣子不保。弑君世見。唐遂以亡。君臣父子之間。又兩失之矣。

唐文宗論

文宗之殺陳弘志。王守澄。與代宗之殺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兩者皆英主所難也。顧其勢異矣。代宗少歷兵間。微見武畧。時宦官氣勢雖隆。根株尚少。三豎相繼誅死。中人震懼。因而除之。其種易盡也。文宗承穆敬之後。人主積弱。委巷掃除。玩弄素狎。弑君殺相。公行箴如。欲驟絕其薰燎。難矣。弘志杖殺。守澄醜死。雖快人心。而未宣明其罪。且欲誅守澄。先進士良。此亦驅虎揖

狼也是故宋申錫謀之於前。李訓鄭注圖之於後。帝去宦官益急。而宦官為禍愈烈。蓋惡亂者有心。而救亂者非人也。自古定天下之變造非常之原。與庸人議之。必不成。庸人者人所易也。與奸人議之。將成而必敗。奸人者天所嫉也。申錫循謹無能。雖與帝謀。漸除宦官之逼。顧其成畫猶未定也。而輕洩言於王璠。自速開州之禍。是庸人不可任也。訓注繇守澄進身。潛圖中貴。計最陰狡。注謀選壯士。乘內臣集。送王守澄喪。

盡殲其類。可望成功。而訓先忌之。沮壞其策。徒託誣甘露。謬興衷甲。亦曷濟乎。是奸人不可任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注帝先不知。而欲委以戡大難。靖大凶。必不得之數也。兩謀不成。百事潰亂。太子暴薨。帝疾繼作。終其身。竟以不能誅宦官而死。不已痛哉。然則為帝計者。俯首內豎。絕志澄清。遂上下無訖。優游天祿乎。曰否。去宦官者。天下之正也。欲去宦官者。君心之正也。心乎正者。當一以正道行之。文宗初立。劉蕡對策。首

請正始。用其言而立誅亂人。大作綱紀。上也。委忠智內臣如馬存亮者圖之。次也。惜乎裴度韋處厚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謀之。碌碌新進二三齷齪小人遂以憂殞為唐社稷。臣者又烏可辭其責哉。

唐武宗論

文宗開成三年冬十月。綱目書太子承卒。蓋傷文宗聽之不明。信楊妃之譖。而太子母子皆不得其死也。嗚呼。帝止一子。不能教之。而又令之死。千秋萬歲後。天子之位。其誰歸乎。無已而謀之。宰相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主器非正。而內侍生心。帝一晏駕。仇士良魚弘志遂擅廢立。於是皇弟穎王漙即位。而楊賢妃與安王陳王同日死矣。武宗享國五年而崩。子幼不得立。

世謂身不克壽。嗣且忽諸。天之報施不爽。然論其爲君。太宗以來未有也。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名。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於宦官。外莫大於藩鎮。夷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勒歸私第。劉行深楊欽義。夙典樞密。而其居懦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爲國害。一朝約束。令毋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官哉。聲色不動。

而姦圖屏息。當群小蔚奮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非才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稹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回鶻與黠戛斯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夷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馭下者。人主必以爲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苟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惑。其度越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

史記一編 卷三
求術則欲治益亂誠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德裕貶牛僧孺韋元質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讎疑非純臣然觀武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珣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晏文宗竄宋申錫爲鑒久而得釋中心無累亦槩見矣予乃信處高而伎人醜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數之人未足窺德裕萬一也

唐宣宗論

宣宗本憲宗嬖人之子穆宗少弟敬宗文宗武宗之庶叔也武宗未立太子而崩皇嗣幼弱大統靡定宣宗爲宦官所立竟以叔氏紹位論者擬於周孝王之繼懿王親親尊尊無害也然三代以下事不經見遂至佞臣獻拜侄之疑史策書遷主之失亦以立非其正邪說間作矣宣宗明德邁祖而惡言建儲晚年不豫王宗實得以矯詔更立武宗之非身蹈而不悟予尤惑焉王

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作雍和殿於十六宅，親近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以士禮。元舅富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嚴矣。獨郭太后之暴崩，景陵側之祔葬，爲世所譏。豈帝克修百行，獨虧大本乎？於是後世苛責之者曰：帝雖察主，實逆主也。嶺南、湖南、江西、宣州相繼軍亂，河南北、淮南大水泛溢，皆逆氣所召。餌藥疽發，其誰咎焉？嗟乎！此甚辭也。亂世之求君，急於治世之求君。唐至穆敬，陵微甚。

矣。今文宗崩而太子承繼之，武宗崩而孩童爲政，無道忽焉。唐亾豈俟天祐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君，宣宗以太叔賢而君，皆天所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於聽言愛百姓。兩者，宣宗所最優也。馬植服馬，元贄寶帶，立貶於外，敕使怒鞭驛吏，謫配棗陵，李敬實不避鄭朗馬，而剝色配南牙，李訥爲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棄中

貴○至○有○與○監○軍○一○揖○沉○廢○終○身○者○繇○此○觀○之○宦
 官○豈○真○難○去○者○哉○特○患○無○神○武○明○斷○如○宣○宗○耳
 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議○者○病○在○急
 反○會○昌○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
 為○疵○會○昌○之○相○賢○相○也○而○斥○為○佞○即○事○之○最○明
 淺○者○如○放○僧○尼○汰○冗○官○必○反○之○後○快○其○他○更○錯
 何○可○勝○言○抑○知○白○敏○中○令○狐○絢○其○人○不○及○德○裕
 尤○倍○屣○也○興○慶○宮○之○變○王○皞○奏○郭○后○宜○祔○葬○憲
 宗○敏○中○怒○詰○之○皞○貶○句○容○令○是○陷○君○於○不○孝○彼
 實○有○罪○焉○安○望○其○相○助○為○理○乎○嗟○乎○有○唐○令○主
 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
 貽○謀○弗○臧○易○世○不○變○與○此○讀○唐○書○者○思○蠱○之○九
 二○也○

唐自肅宗以來。藩鎮軍將。無歲不亂。然未有民
 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若懷
 州之劉仁規。陝之崔萇。光州之李弱翁。其著也。
 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
 中推擇之。予奪繇下。習為固然。已不足怪。所獨
 恃者。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
 也。一旦捨攘雲起。甘蹈逆節。匹夫匹婦。羣瞋自
 而效牙。將之所為。民心去矣。君誰與托。此徐樂

唐懿宗論

唐自肅宗以來。藩鎮軍將。無歲不亂。然未有民
 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若懷
 州之劉仁規。陝之崔萇。光州之李弱翁。其著也。
 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
 中推擇之。予奪繇下。習為固然。已不足怪。所獨
 恃者。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
 也。一旦捨攘雲起。甘蹈逆節。匹夫匹婦。羣瞋自
 而效牙。將之所為。民心去矣。君誰與托。此徐樂

身○謂○一○緒○卷○三
所○謂○瓦○解○之○不○足○又○益○之○以○土○崩○也○而○懿○宗○不○
知○也○豈○惟○三○者○之○亂○懿○宗○以○為○小○變○而○不○省○卽○
龐○勛○造○逆○毒○遍○中○原○崔○彥○曾○戴○可○師○等○連○見○挫○
殺○徐○泗○以○南○盡○為○賊○有○天○下○幾○殆○矣○康○承○訓○仗○
朱○邪○赤○心○精○騎○驅○馳○蕩○滅○功○莫○大○焉○而○路○巖○韋○
保○衡○惡○之○譖○貶○恩○州○司○馬○是○則○為○亂○者○賞○靖○亂○
者○刑○懿○宗○之○求○亂○譬○揚○火○也○又○加○薪○焉○間○觀○三○
代○以○下○亂○天○下○者○必○始○於○女○子○小○人○而○禍○則○成○
於○人○主○一○念○之○溺○以○唐○言○之○溺○后○而○亂○者○高○宗○

中○宗○也○溺○妃○而○亂○者○玄○宗○也○溺○女○弟○而○亂○者○睿○
宗○也○溺○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既○溺○公○主○卽○
溺○韋○保○衡○溺○公○主○而○厚○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
財○溺○保○衡○而○任○之○為○相○所○亂○者○天○下○之○政○終○其○
身○惟○一○女○是○溺○遂○至○四○方○盜○起○而○不○聞○中○官○再○
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宮○費○無○量○伶○工○寵○貴○而○
直○臣○貶○死○甚○至○彗○星○三○尺○亦○指○為○瑞○而○唐○亂○不○
可○復○止○矣○史○臣○責○宣○宗○者○每○謂○其○愛○夔○王○滋○而○
薄○鄆○王○溫○儲○位○久○虛○遂○啓○王○宗○實○之○變○而○王○歸○

史記一編 卷三
長等不得其死。以今觀之。鄆王之效。又何如哉。

唐僖宗論

天下之亂。莫大於臣有恃。而君無恃。僖宗之時。盧攜恃高駢。田令孜恃陳敬瑄。天子獨一無所恃。雖欲不播遷。其可得乎。雖然。外臣之恃。可去。內臣之恃。不可去。是以攜死。雉經。而令孜再顯。至今孜再顯。而天下事益不可爲矣。王仙芝之興於濮也。宋威嘗破走之。黃巢陷潭州。劉巨容俘斬其衆十七八。而賊且大熾。竟入潼關者。何也。則以天子之左右無人也。肅宗卽位。靈武德

宗出居奉天。天下之勢岌岌矣。幸與李泌陸贄朝夕謀議。得以繫人心而定國難。僖宗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天下其孰望乎。崔安潛。在西川。薤盜。訓兵。累見成效。卒用敬瑄代之。以便令孜私圖倉皇幸蜀。又何咎焉。鄭畋傳檄討賊。巢不敢西逼車駕。王處存。王重榮。李克用。協力復長安。而乘輿東還。使是時。効興元之策。下詔罪已。痛與天下更始。武夫暴臣。誰不龔服。顧功罪未殊。獨以六軍十二衛屬之。令孜孟昭圖。強諫其失。

沈於墓。顧荀子所云。重愚重闇。不較甚哉。禍患之來。天下嘗意人主之不身親。而忘其憬。改若郭從謹。進言而玄宗。憮然。是已。迨禍患熟。更而童嚚日甚。天亟垂示。猶慮無以處之。人心安能不變乎。是故令孜欲兼兩池。而重榮稱兵。帝走鳳翔。寶鷄。而百官不至。天下之人。未嘗不痛明堂之無主。而深有望於君側之未靖也。僖宗者。疾斬令孜。以謝天下。朱瑄。鄭昌圖。敢立襄王。抗天子乎。夫帝一再出奔。南司皆不及知。而令

史記一編 卷三 四十四
我劫行。初逐於巢而歸京師。繼逐於攻而還鳳翔。克用之功爲多。而令孜且西依於蜀。不奉端州之貶。守澄士良未聞若斯之暴且橫也。其故何哉。史云帝在瀋邸。田令孜爲小馬坊使。常懷珍果與飲。帝心德之。故雖爲劉行深韓文約所立。令孜寵輒居上。嗟乎。一珍果之微而易天下之大王之貴明也。在先胄教哉。在先胄教哉。

唐昭宗論

史稱昭宗體貌明粹。雖爲楊復恭劉季述所援立。獨謀任宰相。銳然有恢復之志。然身數遷徙。蒙弒椒殿。何哉。論者謂天子拱手。外倚藩鎮。南北二司。邀以爲重。竟殄國祚。其言信矣。猶非昭宗之所服也。天子欲自爲武。而無求助於諸侯。此必天子之勢。常有以勝乎。諸侯昭宗非其時矣。乾符以來。天下積亂十五年。始以貽之昭宗。當時之天子。亦徒有其名爾。未能以尺兵威四

方也。天子之勢。既無以勝諸侯。則當擇諸侯之賢者而求助焉。始藉其力而漸反於正。亦一時定亂之道也。而昭宗失之。李克用在僖宗朝。力匡二難。再存唐室。所謂諸侯之賢者。非歟。昭宗不獎其勞。而輕加以兵。遂來晉州之圍。然猶翔翔河中。未敢直逼京師。濬緯甫貶。還旆晉陽。無禮之中。或有足矜者焉。迨崔昭緯內行。碁間三鎮犯闕。殺相。天下之亂極矣。克用移檄問罪。行瑜授首。請乘勝剪滅。茂貞韓建。雖桓文之師。何

以加此。顧惑左右之細言。詔無入朝。晉帥引去。華岐益猖。於是少陽難作。全忠入衛。宗室斬盡。而唐祚滅矣。夫帝之不聽克用進兵者。謂欲留茂貞以制沙陀也。不知廣明以前。天下之勢重。在內中和。以後。天下之勢重。在外田令孜。恃蜀險以叛。而王建誅之。復恭守亮稱逆。興元敗。而走閬。為韓建所僂。當時之可憂者。不在宦官。而在宦官之挾方鎮。以自固。若克用。則非中人之所。而得挾也。非中人之所挾者。為朝廷必忠。而

討亂必力使帝任之不疑先平華岐後蕩全忠
 竊謂唐之天下於時可以一振寧有劉季述王
 仲先之亂乎失此不圖而身被幽辱岐梁爭賊
 絕命維陽甚矣大臣懷二心者之可畏而不道
 之臣難與深相結也少陽之變崔胤告亂於汴
 劉季述願輸府庫而全忠心動使無李振決謀
 必為奄用李茂貞初與胤善韓全誨張彥弘厚
 賂之即背約相傾納而劫帝走鳳翔此二臣者
 貪殘陰賊內無仁義之心而崔胤輕託以天子
 帝又不察而輕託以天下始託而終悔之必不
 可得是以天子大臣皆不能保有其身繫辭之
 言曰非所因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予於昭宗益信矣

唐昭宣帝論

昭宗之遇弒也。當日爲帝死者。昭儀李漸榮。宮人裴貞一耳。其他大臣親貴無聞也。輝王年幼。全忠立之。卽位柩前。不成君禮。未幾禪位於梁。歐陽修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爲著唐六臣傳。盛稱受禪之日。梁王袞冕南面。坐金祥殿。臣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趙光逢。奉金寶。以次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廉耻道喪。而唐亡矣。柳璨說全忠

史記一編 卷三
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既而王殷趙殷衡復譖殺
璨與蔣玄暉張廷範。負國之報。出反不遠。要之
樞等死於怯。璨等死於佞。無一爲唐死者。唐臣
既盡而君亦隨之。曹州柝棘。身遂見弑。嗚呼。痛
哉。昭宣立以十三歲。弑以十七歲。孺子何罪而
必欲死之。然其時國勢已去。身難獨存。無論昭
宣孱幼。不堪礎俎。卽令德王齒壯。梁所畏忌。其
時得立。亦椒殿之續耳。欲望子母生全。何可得
也。全忠初弑昭宗。猶驚哭投地。殺朱友恭氏叔。

琮以冀塞謗。至濟陰之弑。則怡然安之。篡逆之
事。始則疑。再則固矣。當是時。或使唐之支屬未
盡。藩城可圖。方絕之緒。其猶有賴乎。而九曲池
一宴。昭宗九子。先被縊殺。又誰爲伯升之誅。王
莽昭烈之哀。獻帝哉。文宗太和七年。李德裕建
議。謂玄宗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建中兵亂。
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今宜盡去其弊。上然
之。以議除官不決。而罷。嗚呼。令德裕說行。天復
天祐間。全忠滅唐。不若是易也。

後梁論

朱温之不臣無論已。獨其所為尤善負德。黃巢之趨汴也。李克用擊走之。而反有上源驛之圍。朱瑾朱宣以兗鄆之師援難。秦宗權方破。而二鎮隨入於梁。河中之王重榮。温初依居。母王氏呼為舅父。遽併其地而殺其子珂於傳舍。凡所為負心若此。天下其誰安之。然而未也。五倫之義大在朝廷。近則家室。温之不道。禍及洞腹。豈獨天下之人知之。其兄先知之。豈獨其兄知之。

其妻又先知之。溫與兄弟宴宮中，其兄全昱目
攝罵曰：「朱三一礪山百姓，天子用爲四鎮節度，
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見族赤矣！」此深
知大逆之覆宗，其亡忽焉者也。溫納朱瑾之妻，
張后抱之泣曰：「充鄆與司空昆仲之國，以小故
興干戈，致逼吾姒，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
矣！」此又深知溫後之必中女禍爲之哭泣，真以
身悟也。或疑溫召子婦入侍，其子八人，始皆不
以爲異，使溫寵友珪之婦，無萊州之遣，廷諤一

劍其可免乎噫，是何言也。鳥獸之聚，上下同獄，
庶人有此，亦來汗宮瀦室之誅，况君入國者哉。
友貞約魏討賊，史稱爲正，卽位東都之後，晉師
數至，雖劉鄩王檀屢戰失利，而存儒被執，繼韜
來降，澶相西南皆梁所有，設其時納敬翔引繩
之諫，專任王彥章爲將，勿微之還，大梁必存，而
不知此非天意也。梁無可赦之罪，天無再逸之
罰。凡敬翔、李振、王彥章之屬，務忠於梁者，皆逆
天而欲與之抗者也。趙巖、段凝、張漢鼎、漢傑之

屬致敗於梁者皆順天而先爲驅除者也。天之
所惡其類必盡。卽友貞至死而盡殺諸兄弟。又
孰非天之假手以行其種誅乎。君子於是傷朱
溫之節鎮重累朱誠之五經也。

後梁主瑱論

魯桓公弑隱公。宣公弑子赤。鄭厲公逐世子忽。
衛公孫剽逐其君衎。四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
蓋書其實。所以著其罪也。歐陽氏於後梁亦然。
故全忠烈諸帝紀。夫全忠旣列帝紀。其子友貞
之得爲帝也。何疑友貞聞友珪弑父。與師復讎。
袁象先等率禁兵討賊。罪人立誅。迎王卽位。王
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
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

史記一編 卷三 五十三
何必都雒陽哉。於是遂居東都。愛璽正號。彼其
意固視大梁爲百世不拔也。龍德三年。唐主命
李嗣源長驅入都。國竟不守。友貞自殺。豈地勢
固不可恃乎。史言梁主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
但寵信趙巖。張漢傑等。踈棄敬翔。李振。不用其
言。以至於亡。要之。翔振亦非端人也。振本李抱
真孫。恐於助溫。弒昭宗。殺唐公卿裴樞等。鴟鴞
之名。人人所惡。翔爲溫謀。畫篡弒。其妻劉氏侍
溫臥內。兩人皆亂賊之尤。即使友貞果聽其言。

罷段凝任王彥章而神人怨怒。梁亦必亡。卒之
唐師至曹州。翔徒向主。慟哭不能發。一策自經。
高頭車坊而振已入朝。新主郭崇韜鄙爲常人。
由此觀之。彼何足係國家重輕哉。夫五代諸主。
適立適亡。唯重貴之妻叔母。承佑之殺大臣。致
亂自躬。其他若梁主友貞。唐主從厚。皆中材之
君。可以僅存者。也可以僅存而不存。其父累之
也。幽厲雖暴。不能沒文武之善。其德遠也。子嬰
雖賢。不能救政亥之惡。其禍近也。明宗卽位。樞

前。不。忘。獻。祖。武。皇。而。從。聚。譖。死。從。榮。亂。誅。從。厚。為。王。巒。所。弑。人。謂。篡。竊。之。報。天。不。肯。恕。明。宗。其。肯。恕。朱。溫。乎。唐。莊。宗。伐。梁。時。欲。稱。帝。張。承。業。亟。詣。魏。州。諫。之。請。先。滅。朱。氏。後。立。唐。後。定。萬。年。之。基。而。莊。宗。不。從。悒。悒。憂。死。且。李。建。及。忠。壯。韋。令。圖。譖。出。代。州。李。存。儒。俳。優。守。衛。州。為。段。凝。張。朗。所。執。朱。守。殷。蒼。頭。無。能。覆。軍。於。德。勝。南。城。唐。之。失。計。屢。矣。而。卒。克。梁。者。非。唐。必。能。滅。梁。梁。亡。不。能。待。也。康。延。孝。為。梁。左。右。先。鋒。指。揮。使。來。奔。於。

唐。陳。梁。必。亡。之。勢。請。待。梁。兵。既。分。以。鐵。騎。自。鄆。趨。汴。搗。其。空。虛。莊。宗。卒。用。其。策。八。日。而。滅。梁。延。孝。其。亦。韓。勅。馮。延。諤。之。屬。乎。勅。與。延。諤。殺。溫。之。身。延。孝。覆。溫。之。國。滅。溫。之。裔。不。如。是。何。以。警。亂。賊。哉。

後唐莊宗論

莊宗受晉王三矢之賜。奮志復讎。不數年滅梁。漆朱友貞首。藏於大社。劉朱溫闕室。削其封樹。天下咸壯之。謂其成功神速。不異漢高。然胡柳陂之戰。周德威父子俱死。師圍鎮州。李嗣昭中矢而亡。至李存進沒於張處球。裴約死於李繼韜。朱守殷敗於王彥章。其他挫衄屢見。始知唐兵入大梁。未嘗不艱難也。經營甫定。燕傲遂恣。郭門高露。亦注矢。馳攻興教門。帝即踣絳霄殿。

廊下焚以樂器禍福不旋踵又何甚哉論者曰莊宗不終玄宗之續也然朱梁之滅功大於誅韋氏劉夫人之寵罪小於溺楊貴妃而得禍酷且亟者何也偏安之主與混一之君人情國勢不相侔也圖治二十年而始逸豫與一朝得志而縱溢不返其成敗蚤暮又相殊也莊宗性喜音聲好俳優嬉笑方毀梁宗廟卽擢其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爲刺史蕩心見矣同光之際善政無聞外任聚斂之臣以傷百姓內寵女

子小人以搖國本雖在位四年亂君之爲蔑不備也嚴可求何詞小國之吏也高季興藩方之弱臣也皆能料唐必亡豈俟鄴都告變汜水再驅傾覆始決哉郭崇韜勸立劉后以固寵而殺崇韜者卽劉后莊宗嬖伶官以自娛而弑莊宗者卽伶官世謂其君臣行事相類要之滅梁平蜀功繇崇韜未可死也崇韜死而皇甫暉始挾趙在禮爲亂李紹琛與王温等紛紛見告而郭從謙乘之意者不殺崇韜唐難不作乎抑知天

史論一編 卷三
下○之○亂○積○之○有○本○發○之○有○機○本○積○不○深○則○機○發○
不○疾○莊○宗○平○日○之○淫○樂○培○克○所○謂○本○之○積○也○劉○
后○繼○岌○之○殺○崇○韜○所○謂○機○之○發○也○玄○宗○之○內○亂○
積○於○李○林○甫○而○發○之○者○楊○國○忠○外○亂○積○於○不○用○
王○忠○嗣○而○發○之○者○安○祿○山○亦○猶○是○而○已○矣○

後唐明宗論

莊宗時鄴都兵亂遣李嗣源討之反爲張破敗
趙在禮所劫作史者惡之直書李嗣源反抑其
情可原也莊宗誅戮勲舊嗣源危殆數四啣命
討賊反受制逼擁之入城彼進不敢見天子退
不能自明傍徨投竄計無所之聞安重誨星行
詣闕之言則南趨相州惑石敬瑭先取要會康
義誠從衆則生之策則兵向大梁當日心持兩
端而迹蒙大逆豈得已哉蓋畏死也至郭從謙

史記一編 卷三
弒主殿下。嗣源軍至。嬰子谷。此正義士反正之。秋忠臣建節之會也。令嗣源堅持初志。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功名。令終卽前。此披猖非其本念。亦皎然白於天下矣。柰何豆盧革上牋勸進。而監國之令卽下。佯託三讓。而陰肆不仁。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於渭南。不知太祖養字之恩。何負於邈。佶烈而夷其子孫。殆盡也。或曰二王之死。謀出於安重誨。魏王至長安。窮而自殺。非帝罪也。然重誨助逆。則心德之張。

憲不勸進。則假委城之罪。殺之中誠好亂焉。可。匿哉秦王從榮。帝之愛子。作亂伏誅。宋王從厚立爲君。而見弒於從珂。所謂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非與。且嗣源初立。惡宦官亡國。令諸道盡殺監軍。而孟漢瓊則爲宣徽使。郭崇韜之死。人情震駭。而任圜安重誨。亦不免於誅。劉后爲尼於晉陽。使人殺之。而王淑妃則居宮中用事。夫莊宗之失。莫大於任宦官親女。謁殺大臣。嗣源皆躬蹈之。遂令垂誨以剛。懷亡身。范延光趙延。

史記一編 卷三
壽○又○以○唯○隨○誤○國○然○則○史○書○所○稱○明○宗○有○道○之○
君○亦○小○功○小○美○耳○大○者○不○足○錄○也○嗚○呼○長○興○之○
未○宰○相○無○短○長○至○親○無○可○恃○明○宗○之○身○可○謂○窮○
矣○猶○得○稱○賢○者○亦○以○薄○賦○減○稅○一○念○好○生○近○於○
古○爲○君○之○仁○者○焉○益○信○無○道○之○世○愛○百○姓○尤○不○
可○不○急○也○

後唐愍帝潞王論

明宗天成之際。安重誨惡李從珂。矯命諭楊彥
溫逐之。河中軍亂。索自通等將兵出討。從珂馳
入自明。重誨諷馮道趙鳳奏請加罪。罷歸私第。
當日皆謂重誨專橫。以疎間親。近於不道。卒取
唐天下。弑閔帝者從珂也。歐陽氏痛重誨先見
忠而不信。反遭赤族。閔帝身死。穴於徽陵。一壠
之士。路人悲歎。使明宗有知。不媿重誨乎。然以
情言之。重誨從珂亦繇爭寵生。郤未必逆料其

後日篡弑也。愍帝仁厚，雖遭秦王忌嫉，坦懷待之。卒免於難。于潞王亦何嫌疑哉？朱弘昭馮斌心忌從珂，說帝出其子重吉於亳州，召其女入禁中，疑懼始生。而徙鎮趣反。君子曰：鳳翔之變，從珂何無人心也？從珂本王氏賤子，年十餘歲，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最見親愛。安重誨欲文致其罪，帝曲庇之。秦王從榮陳兵天津橋，帝呼李重吉，欲授從珂以兵柄，慈惠之情，薦於親子，今遽忘之。而弑閔帝于衛州，殺孔妃四

子。豈明宗戕朱邪從珂，即起而效之乎？孟漢瓊輸情路隅而立斬，康義誠舉國來降而見族，李專美請脩法度，立紀綱，則忻然信之。史在德狂狷，上書盧文紀，劉濤請賜黜，而下詔勿責從珂。英斷遠過前人，而石郎兵至，即自焚玄武樓，何其怯也。呂琦議歸前刺等以結契丹，龍敏欲立李贇，華以圖解圍，其時應變最稱上策，皆不能坐以待亡。抑從珂智勇謀篡，則有餘，自衛則不足哉。閔帝之難，王思同宋令詢執節殉主。

王攜傳國寶赴火中。廷臣無一從死者。意菩薩生鐵之謠。民實怨讎。哀閔帝之仁弱。惡從珂之剛嚴乎。胡氏曰。潞王甫入洛。剝民酬兵。自是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斯言近之矣。

後晉高祖論

石敬瑭。西夷梟捩鷄子也。梟捩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明宗愛敬瑭。妻以永寧公主。趙在禮之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獨請騎兵三百。攻汴州夷門。而叛勢遂成。潞王謀逆。敬瑭不能討。遇閔帝於衛州。反殺其左右後騎。身趨洛陽。是敬瑭未弒從珂之前。已兩爲逆。無義甚矣。儒者惡潞王篡弒。謂敬瑭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其論近正。惜哉。晚矣。敬瑭夷

史記一編 卷三
人○非○知○義○者○設○果○懷○明○宗○之○恩○憤○潞○王○之○叛○當○
其○舉○兵○鳳○翔○時○卽○當○捲○甲○直○趨○助○帝○討○賊○而○道○
逆○不○進○遇○帝○逆○旅○俛○首○無○言○奔○洪○進○責○其○附○賊○
賣○天○子○既○不○之○應○而○反○戕○帝○左○右○敬○瑋○之○逆○猶○
之○潞○王○也○潞○王○既○立○敬○瑋○入○朝○君○臣○之○分○已○定○
而○天○平○詔○命○忍○於○拒○逆○如○是○而○欲○不○名○之○爲○賊○
不○可○得○也○敬○瑋○與○潞○王○少○事○明○宗○材○力○等○夷○陸○
梁○河○東○亦○何○能○爲○勢○必○結○援○契○丹○憑○陵○中○國○當○
日○唐○臣○呂○琦○李○崧○張○延○朗○已○豫○料○之○欲○先○絕○其○

助○惜○阻○於○薛○文○遇○言○不○用○耳○敬○瑋○既○聽○桑○維○翰○
計○割○盧○龍○一○道○雁○門○北○諸○州○與○契○丹○草○表○稱○臣○
事○以○父○禮○劉○知○遠○諫○曰○夷○狄○厚○賂○金○帛○自○足○致○
兵○不○必○許○以○土○田○異○日○爲○中○國○患○其○言○深○切○利○
害○然○度○敬○瑋○庸○才○必○不○聽○也○宋○高○宗○崎○嶇○患○難○
以○僅○存○之○身○倖○立○爲○帝○偏○處○一○隅○其○志○已○足○則○
樂○於○奉○事○金○人○而○惡○聞○恢○復○石○敬○瑋○陰○山○賤○夷○
尚○主○領○節○鎮○志○窮○望○極○復○藉○契○丹○力○君○有○天○下○
則○終○身○得○之○同○於○戴○皇○天○履○后○土○而○子○孫○之○憂○

史記一編 卷三
四海之辱不復繫念兩者不肖一也趙德鈞耽
耽帝位密賂契丹求立請以見兵南平洛陽敬
瑋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遊說謂趙北平誕妄
不可信契丹主乃堅石爛之約譬猶貧家二子
艷心富室爭媚其主人翁求養已爲子而多助
者先得亦可醜矣卒之敬瑋醜顏受冊德鈞奔
降契丹其子延壽竟爲晉患而負義侯之流離
又不若東京畱守之寵貴使敬瑋在不知其姪
北平父子又何如也嗚呼莊宗明宗以子夷人
而亡石氏又以父夷人而亡夷狄之難近固無
一可哉

史記一編 卷三 六十四

後晉出帝論

石敬瑭在位七年。反側數見。若范延光亂於天
雄。張從賓亂於河陽。符彥饒亂於義成。王暉亂
於安州。李金全亂於安遠。王彥忠亂於靈州。安
從進亂於山南。安重榮亂於成德。疊書史策。雖
旋遭撲滅。而人情不順。亦繇得國非正。衆皆與
難也。敬瑭以契丹責讓。憂悒成疾。令宦者抱幼
子重睿。置馮道懷中。使輔立之。敬瑭方殂。道卽
背其言。與景延廣立其兄子重貴。雖以國難。亦

史記一編

後晉出帝論

六十四

長爲辭。又云契丹所立不可動。固知小人二心。畏奉夷狄甚於其主也。延廣用事。議絕契丹。世皆咎其橫挑強胡。蹙亡晉祚。然以中國天子下拜犬羊三尺童子無不耻之。天福之際。吳巒閉城郭。崇威南遁。王權不肯使契丹。安重榮執北使。拽刺請備十萬衆。往擊羞惡之心。夫人盡有。豈獨延廣哉。且楊光遠。趙延壽。勸契丹入寇。其初至也。晉有戚城。棣州。澶州之捷。其復入也。晉有榆林店。白團衛村之捷。虜雖強暴。失利則去。

非。決。欲。與。中。國。爭。也。開。運。三。年。杜。威。奏。取。瀛。莫。趙。瑩。言。其。不。可。任。而。馮。玉。李。崧。不。從。至。瀛。州。敗。剌。梁。漢。璋。戰。死。契。丹。大。衆。盡。趣。恒。州。李。穀。進。砍。虜。營。備。奔。衝。之。策。王。清。奮。奪。橋。開。道。之。勇。尙。可。轉。危。爲。安。而。威。受。虜。嚼。遽。倡。降。計。六。軍。慟。哭。都。城。一。空。繇。此。觀。之。晉。之。失。策。在。於。狙。小。勝。不。在。於。圖。自。強。在。於。任。匪。人。不。在。於。絕。蠻。夷。也。然。推。尋。亂。本。馮。道。之。罪。尤。不。可。道。也。道。身。受。顧。命。負。信。苟。息。毋。論。已。既。立。重。貴。而。不。與。計。安。全。胡。爲。

史記一編 卷三
乎○當○日○晉○與○契○丹○之○事○惟○戰○和○兩○策○戰○則○當○任○
景○延○廣○延○廣○之○氣○不○可○恃○其○心○不○可○忘○也○和○則○
當○任○桑○維○翰○維○翰○之○謀○不○可○經○百○世○猶○可○支○目○
前○也○爲○晉○計○者○先○用○維○翰○言○以○固○國○本○後○用○延○
廣○言○以○大○復○讎○必○能○得○志○于○天○下○而○道○不○念○也○
依○回○兩○可○不○決○一○策○意○以○爲○事○成○則○受○其○福○事○
敗○不○任○其○禍○凡○道○一○生○取○富○貴○固○爵○祿○其○術○不○
出○乎○此○而○晉○之○天○下○已○受○其○敝○矣○欲○戰○而○忽○和○
和○必○不○信○欲○和○而○忽○戰○戰○必○不○力○述○律○太○后○雖○

厭○兵○而○無○如○中○國○之○背○約○契○丹○主○雖○無○心○入○大○
梁○而○無○如○叛○賊○之○迎○降○此○晉○亡○所○以○不○旋○踵○也○
况○晉○國○無○度○繇○馮○玉○玉○之○專○相○繇○馮○后○后○者○何○
重○貴○叔○母○也○安○有○天○子○妻○叔○母○而○可○以○一○日○居○
人○上○乎○無○禮○之○人○君○子○猶○恨○其○不○遄○死○矣○

史記一編 卷三
主之君長乎。晉皇甫暉王建奔唐。韓熙載語唐主曰。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以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悔恨。夫唐主失之。漢主得之。此英雄所撫時而起。慨想桓文者也。安能更要故君於塞外。北面臣事之哉。五代之興。朱溫最逆。李嗣源李從珂石敬瑭郭威皆不免乎篡。惟莊宗起於唐亡之時。漢祖立於晉滅之日。得國近正。而覆轍相同。則又何也。郭崇韜死而鄴都亂作。莊宗之身禍。

也。楊邠史弘肇王章死。而趙村變成。漢祖之子禍也。莊宗非欲決殺崇韜。主之者劉后與魏王繼岌也。然莊宗不能制其妻子。猶之乎身殺之也。漢祖有三子。承訓早死。承勳羸疾。承祐年十八。未封王而卽帝。顧其時。豫教太子之道。則久廢矣。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豈非始皇之過歟。此張昭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之言。爲可省也。或謂邠總機政。弘肇典宿衛。用法過嚴。章掌財賦。聚斂刻急。三臣皆非人心所附。使僅殺三

臣不及郭威。可無變乎。是不然。威與三臣同功。一體三臣死。威勢不能獨生。無論隱帝不肯憐。而赦威。卽赦威。威亦必懼。而先動。是所謂殺亦反。不殺亦反也。淮陰族而布越。疑三臣死。而郭威叛。成則爲帝王。不成則爲菹醢。人君當此。有幸有不幸耳。李太后少事高祖。當起兵太原時。諫無奪民財。號知大體。隱帝與小人游戲宮中。數切責之。及謀誅楊邠等。入白太后。深以爲不可。郭威兵嚮京師。止帝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帝

皆不從其言。遂及於難。嗚呼。帝雖無賢父。猶有賢母。而身死國滅。則又何也。然以太后之賢。而有李業爲之弟。竟亡漢天下。外戚固難其人哉。

後周太祖論

五代創業之君莫賤于朱溫莫賤于石敬瑭其他三主皆有取天下之畧唐莊宗滅梁功倍于漢之誅暴秦而身死伶人或謂咎在不聽張承業而自立似矣然唐室蕩毀苗裔斬盡必欲使莊宗求之草莽挈神器以與他人其義雖正亦後世人情之所難也漢高祖與敬瑭同事明宗敬瑭才力遠出其下特以藉明宗愛僭之勢奄有河東高祖黽勉左右贊成大事此亦因便造

史記一編 卷三
功○非○若○張○良○于○漢○高○鄧○禹○于○光○武○識○真○主○而○委○
身○也○敬○塘○死○契○丹○入○重○貴○北○行○而○漢○室○嗣○起○猶○
之○取○天○下○于○夷○狄○而○已○矣○周○太○祖○與○楊○邠○史○弘○
肇○說○漢○高○稱○帝○于○晉○陽○建○策○最○多○漢○高○臨○殂○委○
以○孺○子○其○心○未○必○遽○欲○取○而○代○也○李○業○創○謀○三○
臣○誅○死○隱○帝○復○使○郭○崇○威○曹○威○殺○周○祖○而○反○形○
方○決○蓋○漢○周○二○主○才○分○相○同○而○處○勢○各○異○使○智○
遠○事○漢○隱○不○能○辭○澶○州○之○甲○郭○威○遇○重○貴○必○能○
正○天○福○之○號○君○子○于○此○往○往○有○怨○詞○焉○以○為○推○

郭○子○儀○之○心○以○責○李○光○弼○唐○室○無○純○臣○執○張○承○
業○之○義○以○責○唐○莊○宗○五○代○無○順○主○不○得○已○而○于○
中○節○取○焉○爾○雖○然○人○有○絕○善○必○有○絕○惡○世○有○奇○
忠○必○有○奇○佞○承○業○死○而○馮○道○生○諂○逆○反○覆○不○可○
言○也○道○事○劉○守○光○為○叅○軍○守○光○敗○去○事○張○承○業○
承○業○一○心○王○室○夙○夜○忠○義○道○所○親○見○也○而○躬○悖○
之○俯○仰○十○君○之○間○怡○然○以○舊○德○元○老○自○處○方○自○
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
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于○家○忠○于○國○為○

史記一編 卷三
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婦。有子有孫。何無人心至此哉。漢乾佑時。三鎮拒命。隱帝遣郭威討李守真。威問策于道。道請勿愛官物以收衆心。威用其言。克河中。加恩將相藩鎮。而澶州之行。卽爲衆所擁立。威方受勸進。名道先歸。販國協謀。情狀顯著。而猶欺人視聽。若不與聞。其誰信乎。此賈貞所欲加。而世宗賤棄不用也。

後周世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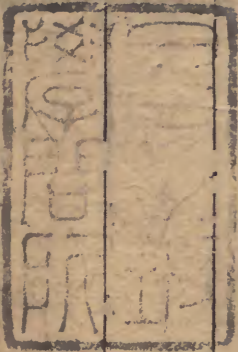
五代之主。以養子而得天下者。唐明宗。周世宗。兩者皆稱賢君。其順逆優劣。則相去遠矣。明宗奪姚彥溫兵。據大梁。莊宗悲涕洛城。身遭焚弑。旋居興聖宮。稱天子。異於朱溫之篡。僅爾。世宗雖柴守禮子。幼從姑長太祖家。太祖家族。爲漢劉銖所滅。世宗幸存。廣順三年。封晉王。爲開封尹。太祖疾篤。詔判內外兵馬事。人心賴之。帝崩而卽位。順也。明宗在位八年。大臣屢死。骨肉猜

殺秦王之變指天泣下。皆其自取。世宗於人倫無失德。議者猶謂其不當立。符氏爲后。縱父守禮犯法。然漢景王后出於再適。瞽瞍殺人。聖賢疑其難處。必欲以此苛責叔季之君。近於不恕矣。明宗少立戰功。唯滅梁最著。卽位以後。汴州平盧鄴都宣武義武河中諸軍數亂。僅賴將帥之力。稍示誅鋤。若高季興縱兵夔州。董璋孟知祥連叛兩川。李彝超拒命定難。不能討而服也。世宗顯德之際。西定秦隴。東平淮右。北取三關。

皆成功獨斷。未嘗頓兵。其神武固唐憲宗所不逮也。然世宗威武震懾夷夏。制作可施後世。而大漸未幾。陳橋變興。周之天下。倏爲宋有。是何說哉。史言世宗在位。宰相屢請王諸子。皆謝不應。顯德六年。始封宗訓爲梁王。是時疾病方作。幼子孤立。亦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爲世宗計者。倘果念祖宗德薄。不能久長。子孫衰弱禍難未已。爲生民擇主。求廷臣之賢如趙匡胤者。而禪位焉。庶國君有遜讓之實。臣下無逆節之名。

不亦達節偉行高出世主乎然而不能也天下
大器人主所戀而堯舜授受事難再為燕噲子
之效之而敗為世訾笑惡可以望人主也唐明
宗每夕祝天願早生聖人而猶諱立太子不欲
歸老太原舊第是知取而不予人情之常世宗
雖賢豈能敵屣其間哉究之柴氏不得不亡趙
氏不得不興世宗既不能讓而宋祖不免為篡
此蓋得天下者之不幸而勢之無可如何也然
唐明宗天成時王都作亂奚契丹助之武從諫

王晏球擒其將惕隱禿飯等自是沮氣不敢犯
塞及晉王借夷滅唐世患中國世宗方崩鎮定
二州言北漢契丹入寇趙匡胤帥兵禦之擁立
軍中周祚遂絕而宋亡亦卒以夷狄石敬瑭桑
維翰之罪其可勝誅哉



史記一編

卷三

五十四

嘉和藏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